

醒世一斑錄

一斑錄雜述二目錄

一斑錄雜述二

海運

自元及明都於燕京南糧北運屢由海道然皆不過運米數萬至數十萬石以爲常此言海運然也若天下運米至京陸釴病逸漫記云歲必四百餘萬石民糧不在其內本朝康熙嘉慶間亦曾議及海運而不果至道光四年冬大風水決洪澤湖高家堰黃河下流枯澀黃淮之交一段四十里名清口爲漕運咽喉五年春糧艘過此盤剝至難及冬高堰工修未竟故議漕運爲海運　京都歲需南糧四百餘萬石蘇州布政司四府一州正耗額米一百六十三萬三千餘石六年春招集商船於上海縣自正月起運曰沙船曰蜑船曰衛船曰三不像船共一千五

百六十二號船最大者裝米一千四五百石次八九百石至四五百石不等計海道水程四千餘里從黃浦出口卽向北繞過復寶沙脚又折而南過崇明沙乃出東洋認佘山而轉北直過五條沙脚經黑水大洋二千里始見涯岸認北槎又經綠水洋過成山角乃轉向西行千里過沙門及大小黑山偏北收入天津口又逆水行二三十丈小港內貿縴撐拖一百八十里泊天津府城卸載至通州另需盤剝　挖泥壓艙尋常回空船不許挖泥　速回上海有又載米到天津者至六月中竣事　每漕糧一石需脚價銀七錢同於商貨上海行用以制錢七十文稱一　錢計每石實需紋銀四錢一二分開銷耗米大有餘潤故次年春船戶投効者不勝踴躍而海運不再舉矣　舟行

大洋各踏風向自黃浦出口至便利者十六七日即到天津最遲有至四十餘日者　大洋颶颶至險此番海運多獲安康其稍有差失者計不過千百之一　如因風鬆載者五船所失米八百石係在耗米數內不虧正項又有遭風砍梔者八船米數未動又有船損米溼者如上海縣元字六十四號徐福泰一船於五月初一夜遭風砍梔漂至文登梁家村擱淺船裂米受溼又太倉三十四號蔣恒泰一船遭風觸礁傷底打至榮成之褚島淺灘傷水手一人餘皆得救存溼米一二百石更有江南贛字五甲四十五號趙聯盛裝荊溪縣第七號漕米五百石耗米四十石又裝上海縣漕米一百五十石耗米十二石於三月初三日行至長山島遭風折梔

打主雀兒嘴套入礁石船沉人得救惟有太字錢元森一船裝丹徒縣漕米四百石出黃浦口未見到天津不知下落

漕糧

國家徵收賦稅取於民者甚非易事即江南漕務言之周夢顏蘇松財賦考每一旗丁運米一船約正米四百石計一切開銷加耗米六十石五米二十八石行月米六十三石（遇閏加四石）貼運米二十石二斗零抵通給還餘米十八石零又十銀五十六兩折色行糧銀六十六兩（遇閏加四兩）三修銀七兩五錢每船十年一換給銀二百八兩七錢零計每年二十兩八錢零竇夫銀七兩六錢打劑銀二兩零每幫設千總二員每員俸銀八十八兩零隨幫一員俸銀五

十四兩又每丁給贍軍田三百畝不等合計共米約一百九十三石銀約二百兩又加以贍軍田三百畝所繫之糧是米未到京運費已浮於米況到京後又有設官設倉厫之費乎讀書君子苟得上進而受升斗之給愼勿虛糜廩粟也

海岸坍長

余鄉逼近海濱嘉慶丁丑冬偶至高浦（在張堰北十里）臨海岸見汛地營房三間後一墩名塘浦墩已逼岸一丈有寬岸坍如危牆高四五尺下臨水灘云十年來坍已數里人戶田疇坍去不少十年前坍出一墳內有碑記云離海三十六里今自墳而內又坍入三里矣西去五六里徐六涇海口乾隆五十五年造橋長十丈接今徐六

淫狹如小港豈知前有長橋對岸猿山聞昔在海中如島四十年前已入岸內今沙長出又三十餘里海門同知廳衙（乾隆三十年後所建）本在近海蘆灘今在岸內三十六里矣

制度因時

文武二廟向本同制嘉慶十五年時有御史奏孔夫子之名諱關夫子名亦宜諱部議孔子至聖名諱已久關夫子神明也似難盡諱故自後定制以文昌宮與關帝廟配有事並行二跪六叩首禮孔廟則行三跪九叩首禮

康熙以前大小官員帽用朝帽頂用朝頂是起花金頂上銜下嵌照品級各有不同也雍正以後惟朝儀始用前制若見賓承祭悉

從今制如一品頂用珊瑚二品起花珊瑚三品藍寶石四品青金石五品水晶六品硨磲七品素金頂八品起花金頂九品未入流鏤花金頂是也以前舉人貢生監生頂用金雀生員頂用銀雀以後進士舉人貢生居常用金頂生員監生用銀頂　以前在京在外官員但有俸以後在外官員增養廉　以前江蘇繁難州縣皆未分以後多分新縣皆自雍正年間以次改正

向來駐防人口鄉試必赴京一體入場自嘉慶二十一年丙子科始許就所駐該省鄉試在江南廣中額三名甲辰仍依舊例

卜筮有本旨

碁譜出自國手照在枰不一之局勢以明其保守攻擊之法著之

成書使學者尋繹揣摩以精其術若易經是古聖賢內聖外王之譜也按當前所値之境遇以明其吉凶悔吝之道演爲爻彖使學者推辭考卦以通其義苟通其義而藉以決大疑於是有卜筮之用亦不過斷之以義耳故少儀問卜筮曰義與志與義則可問志則否古人卜筮其理顯然今人所欲求知者志也所不求知者義也恐與古人卜筮之旨少異矣

鹽

地之面受天雨淡之流源山泉均無鹽味若海洋千萬里水味皆鹹可知鹹乃地之本味故鹽入火不化若甜酸苦辣皆草木之質遇火卽化者也太西水法云以灰淋水有鹹味恐未必然

浙江鹽松江鹽江北淮鹽皆熬諸海波天津閩粵亦然而地不同者性亦異造醬煎後異用必壞前鹽蒸用後乃無忌滇省白鹽井黑鹽井琅鹽井並產鹽而人食慣一井者忽易他井則成浮腫等疾

淮鹽產海州等處在呂四場將草灰鋪海灘越一兩夕土中鹹味上入灰中積灰瀝滷以煎鹽在板鋪場一巨鎮也市方五里在海州城東四十里運同駐焉有當官鹽戶四十八家與商同皆掘井取滷曬之成鹽其法作上中下三等池每池大可半畝深一尺餘先以滷入上池日曬一日滷即加濃開一板瀉去面上清滷下滷已白色如米泔水將如是兩三池放下併入中池又曬一日滷已濃厚乃放入下池底用磚鋪整再曬半日即乾白如雪當地鹽百觔值錢一百五十完課及一切費盤交到清江浦每百觔須錢一千五百矣

板鋪場去海邊尙四十里海水味雖鹹而遠不逮井滷之濃當地淡水只一池在墅外荒郊萬家咸賴夏時或涸則十里外又有兩井在荒地水淡可用然擔須七十錢也

福建興化府鹽亦藉日曬於海灘作潭小磚塊鋪底式如盆以海水澄淸注潭日曬白如雪夏日三易冬一易（當地鹽百觔值錢八十）

塞外天然鹽生泡子（池也）中山西解州鹽池甚大（闊七里長百二十里）川東各州縣皆有鹽井井口大如盌盎深至數百丈每開一井至數年工費甚鉅且終有不及泉者用大斑竹筒吸取鹹水井上立木架設轆轤或人力推挽或牛馬盤旋每取一筒約水一石水色微黑氣臭水味鹹淡不一有初淡後鹹者亦有初甚鹹而後漸淡者每水

一觔煎鹽自一兩四五錢至二兩一二錢鹽鍋埋如盤編竹和泥圍之底鐵厚二三寸許水煎三晝夜注入生豆漿而成亦如煮豆漿點鹽成腐然每竈可得鹽三四百觔凡產鹽之地必產煤以便煎治亦見天地自然之理在犍爲等處產鹽甚盛并有火井抵煤力十之三四鹽井愈深則水味愈鹹火井不必甚深深則下水亦鹹可兩用也火初出祇是氣點以火乃成炬極大有硫磺氣取起鹹水注於鋼有油浮水面若膩脂然𦥑盛别𥁞夜來點火照耀煩硫磺氣令人不耐然其性極寒塗小兒女頭面熱瘡立消

履園叢話

我邑梅花溪錢君所著履園叢話殊佳然其論理有少歉者爲摘

出之其曰康熙三十八年

聖祖南巡見我蘇城市繁華人民殷盛謂粤人吳廷楨曰民庶矣然恐未富此宜對曰民誠未富然惟聖主所以知之乃對曰民非不富是聖主視民如傷故也此或遜致君堯舜之義不容不辨

又曰壽何足爲五福之首則古來大福之人豈有不享大壽者卽或年蹣杖朝欲自寓謙抑亦不當如是言也又以富不足爲福則善人是富富家大吉經典彰彰豈鄙夫之銅臭市井之錢神所可同日語哉梅溪殆有激而言耳非的論也

雞血藤根

乾隆五十八年城東春德典當管帳某患血症就醫蘇城顧禹賢

顧曰君此病不生於川滇而生於江南雞艮醫無策也川滇有雞血藤其根大補一切血症若得此我爲君瘞之某歸四下採問川滇之便知余家有僕包陞將赴滇某因重爲之托先贈盤費銀四錠言若得雞血藤根任憑論價旋包至副官村衙覓得其根十六七捆余見如山藥然皮色如泥土皮内肉赤如雞血中抱木心類茯神以不便攜帶衆爲晝策削取皮肉成兩包伊顧之色喜曰此百金之望在焉不兩月歸即挈以行及抵城則某已死十三日一息僅存猶戀念曰滇信竟不至乎

大燭會

四川屏山縣在金沙江邊所屬上流百里有平彝土司與滇永善

分防縣丞所駐之副官村隔江相峙平彝司內三十里有老君山巔高十里上有老君廟荒山無人跡惟六月初大衆持械鳴鑼而上共開殿門虎豹辟易進香者江左右遠近絡繹以赴六月十六爲老君誕日喧鬧非常至二十日衆仍關鎖廟門而下從此又絕人跡其進香之例每一鎮或一村團集一會或一家出一願或兩家出一願每願清油一觔佐以黃蠟聚油千百觔融成巨燭一枝大或數圍長不得過五尺俾可扛入殿門故也燭上四蟠蠟龍製頗精巧可觀心用大木底托圓板數十人擡之鑼鼓爲導拜香者每願一人葦而隨之直上山巔點燭合拜數百里中其會不知凡幾也

溜筩江

凡邊徼高山絕險中斷溪流行旅往來水不可以通舟楫陸不可以建橋梁者每設溜筩以渡行旅此面往彼則此高彼低彼面來此則彼高此低或用鐵索或用大篾牢繫兩崖巖石筩穿其上人與貨物懸於筩而溜之蓋力不能爲鐵索橋如滇之瀾滄黔之盤江制度乃遷就爲此在維西則金沙江浪滄江並有之四川則天全州有之金川則綏靖江上有之余又知滇省永善所屬之黃坪在金沙江東岸對江西岸有一港水由涼山夷地流出有人其域者云至底不過四站外聯裁邊赤脚等夷中有數頭人主其事大溪亘隔溜筩以通之聞前有附近居民某被夷人掠入涼山充苦

役若牛馬然有夷婦悅之遂爲夫婦頗相安久之某思歸誆夷婦曰家本無妻且多財夷婦信之偕逃過澑箐某詐爲脫手以墮夷婦於江囘家備述其情其妻咨嗟歎息不語久之曰君受彼活命恩尚能割絕其好以歸原配於我誠爲厚矣然君之忘恩負義亦已甚矣我前失身與忘恩負義之人爲夫婦今何堪與忘恩負義之人重相聚乎願赴長流並爲水底之寃魂也大哭奔河干投於水闔家哀痛求其屍於下流百里得之則與夷婦之屍緊抱合流而下也

涼山夷

滇省京銅之運由旱路落船一在大關鹽井渡一在鎮雄州南廣

一在永善縣黃坪共到川省瀘州會齊然後造船長運到京前有川省雷波廳某公奉差來滇議銅務公有膽假道涼山以行其頭人接見不敢慢公問明分守名字各賞銀牌一諭以
朝廷威福爾山僻小夷宜馴謹以保巖穴皆唯唯惟命一路有在轎前喊冤者問知是漢人被掠而入者也公傳頭人問之稱伊等入來生理折本流落自不能歸公令隨轎以行經二百里帶出被掠者十餘人自是夷人得覩官長威儀稍知法紀不敢恣肆　涼山內有地名拜布產馬不少其馬較小善走山路附近所用類多是馬　近歲有新至其地者云黃坪對岸山內現開銅廠極旺屬四川寧遠府風景大不同矣　又閱抄報知近歲屢次剿邊赤腳

諸夷滋事官兵致討并及涼山邊方小小部落一切平定風俗必更臻上理矣

銀廠

乾隆末永善縣離城三十里有金沙廠商賈輻湊縣設官房徵稅山頂一峯曰老君冠子其內開挖已久空等蜂房衆方慮必有覆壓之禍不知後竟何如近聞廠已大衰人煙冷落所有青龍廠洞深已四十里殆將歇絕矣

曩時魯甸釐烙馬廠已經衰絕再在前十年廠經大旺得礦必如一室之大既盡搜剔旁苗有歧可入挖至數丈必又得如一室之大與金沙廠相距三百里同屬昭通一府而銀苗各異

衙役兩異事

副官丞衙有總役李謟年五十餘體甚瘦素有氣塞病每遇氣忿必至暈絕一如癇症是歲病危仍得痊偃蹇支持猶能料理衙務但忽忽發笑見官任事恆吃吃不止無如之何共以病諒之云腹中有氣上升卽不能自禁其笑數年如是

又有役董貴能爲視由科凡跌打損傷皮不破者入手立效非人意計所及皮破者稍遲亦有奇效伊所治病不受酬謝不避寒暑不計仇怨云有所盟誓故然

溪河至險

乾隆六十年余居停鹽井渡又名老鸛灘大關同知所屬凡五月夏雨過多山

水陡發溪流驟長四五丈及於土岸墅閭幾爲蛟宮後至九月初六日墅人羣往上流四十里某地趕集歸途例必乘船一段約二十里是日舟子酒後失常不急收泊下及於灘在舟六十四人全溺皆鹽井渡人也凶聞至墅比屋慘哭之聲殊不忍聽相率於下流求屍得屍無不赤體衣雖有鈕並扣腰又有帶緊束而被水衝決屍身未有存者且身面發泡血肉尚未變親屬已不能識惟鬚髮多寡襪帶辮線畧可識認者卽認而收殮越三日爲重九欲於此乘舟以賦歸與莫不寒心然無如何趁銅舟以行迅如奔馬每舟水手十餘人頭工舵工兩人爲之主每過急灘羣石當中流水分門戶兩人諳其通塞水喧語不相聞舟頭舟尾引手相應推招

板舵曲折以赴處處生畏眞行險徼倖事也自巳末至未末已行二百四十里泊磨刀溪其下有九龍灘貨物至此必須起岸盤過另用灘下別船此灘雖空船小船皆不能下次日起岸繞山足而下見溪流高低巳甚激成白浪一綫如銀長約三里亦奇觀也儻不愼而舟入於是豈有片板能完者

凡溪河之險類必如是乾隆五十年時同邑蕭君醴泉爲貴州普定縣知縣接家眷赴任上麻陽船行辰沅溪河夜泊纜未牢繫忽逢水發醴泉夫人與媳及婢嫗一舟被水衝入急流並遭沉溺屍且無可尋覓後五十五年醴泉之子允中與余等結伴南行至常德府彼獨決意起旱不敢再蹈其險

貴州道上

華巖洞在鎮遠府起旱第一站尖處洞口多碑記有小廟

飛雲洞在第二站路旁廟內洞口治平地數丈可以憩息石壁上覆如屋其勢如雲之飛下臨深澗有瀑泉三滙從頂上下掛於澗對面有亭上登可以觀瀑

大風洞在某站宿店對山洞中有風吹出

黑蜂洞在某站山內洞口如屋有大黑蜂滿集人不敢近投以石塊則蜂三五飛起逐人

牟珠洞在貴定縣西路旁廟內洞中昏黑僧以油松然火導入見兩旁石甚玲瓏因其似多為之號行十數丈而止洞深無底內通

巨川流行地腹水中有魚因在黑暗之中故魚無目
石板房某站宿店闤屋純用石板代瓦其地山石片片自脫居民
便於取用故千家鱗比一律相同淳朴而古致眞奇觀也
瀑水在邊土山多之處在在皆是然終不若貴州道上一處之大
且高也憶其時先緣大溪行過長橋十餘丈仍緣溪行漸聞下流
水聲若雷行而前忽覩全溪之水逢斷崖成瀑高深浩蕩其勢非
常再前有天然石梁下跨溪流行上石梁則正與瀑對聲喧人語
咫尺不相聞但見巨川之水如煙雲飛潑而下深可一二百丈試
以如常行走誌之約行十步而見上水方瀑到下眞大觀也惜行
人皆風塵鞅掌無心賞玩耳若在滇省計之則廣南府大山諸水

會而下衝與大石相觸激濺騰空高十丈散爲白雨其聲若雷名響水塘與此可稱兩絕

啞泉毒泉路經山足見有清泉從石壁乳竇流出上刊碑記以戒行旅曰此啞泉曰此毒泉不可飲飲則傷人云云

有蟲鳴山岡之上牆院之中未睹其形聲肖轡車咿啞長引中閒輪輪之節奏問之土人曰陽蟲惟二三站有之時爲三夏殆蟬之類與

松梂松子所生之房也生於松樹在黔地亦無他異惟偶見有大如枕者亦有樹不甚大而生此如枕之梂一二未審其中之子何如也

金雞洞在某站路旁其洞一正一側兩口各高十數仞有佛殿爲

大硐相形僅等小舍洞深中皆昏黑側洞中有一隙如月外透天光然望去甚遠云可行而出
金絲桃入滇數站徧野皆是高可如屋多結子土人樵以爲薪
仙人掌因不冰凍蕃長如牆垣然可以禦火
花紅大同蘋菓氣味亦同價廉
棃至秋熟然無佳者
辣茄土人嗜食其本有大等於樹者摘實以梯凡尖處必排於桌以待過客
掛蘭生山上含蕊時拔掛簷頭因其地忽忽下雨風日不害花開甚香花過仍栽山土
黔省所過處處皆山絕少平壤卽省城數里亦皆山岡上下山氣

多雨俗云天無三日晴地無三尺平
路多陡坡貨物往來馬馱人負舟車絶跡故制錢艱於攜帶分釐
必以銀交易人皆身備戥戥應用

呂新吾正修錄

前明刑部侍郎呂新吾呻吟語實闡精微之理非眞聖賢不能著
又有正修錄抄本意是後人欲勸善者假託其名以爲之故語多
不純姑即所錄三段論之一云有里人專利已屢爲訓戒弗悛後
忽似更改因詰以於何感悟曰讀司馬温公語積陰德於冥冥之
中爲子孫長久計又笑之曰此依舊是利心子孫安得受福余竊
歎其不能與人爲善也夫天下學苟能向善即當嘉許之使漸入於

上達若動以無私忘我之至諧律之是絕人向善之路也何可以之訓學者乎一云仙家不分瓦礫銅鐵都要點成金釋家不分草木鳥獸都要證成佛儒家不分昏懦奸凶皆要化爲聖余又識其身爲儒者而以所學與仙佛對勘其言似雜而未純也一云凡禍患以安樂生以憂勤免以奢肆生以謹約免以觖望生以知足免以喜事生以愼動免通卷惟此數語無弊餘未稱是

義利辨

小人趨利而不顧義其所喻乃不可告人之利君子重義而亦計利其所喻乃大中大正之利故易著无不利孔子因民之利時至戰國專急功利而不顧仁義故孟子一聞言利而折之若講學者

或謂孟子喻義而不計利未免有理無情

巫山峽

夔州府爲西蜀咽喉行川江順流過瞿塘峽長十餘里九十里至巫山縣入巫山峽兩面高山壁立凋僅百餘丈天光一綫舟行其中如薄暮然上望山頂山凹左右若合符節可知上世原未有峽其爲人工鑿開無疑也況石壁上或尙有開鑿之跡排排可證峽長一百餘里下半已屬湖北巴東縣出峽六十里協灘夏水長灘乃成冬無之也又二十里歸州又三十里新灘冬水落灘乃見夏無之也此灘上下皆有峽名歸峽與上瞿塘巫山並稱三峽

巫山有神女廟楚襄王故事也一夢何憑古今傳爲佳話後人有

詩曰他人夢見我我固不得知我夢見他人人又烏知之孱王自有夢神女豈幽期如何巫山上雲雨今猶疑眞足破庸衆之惑洗神女千載之冤

或曰孔子夢周公殷王夢良弼此不等小說荒唐夢豈皆不足憑余曰孔子夢周公乃因思成夢殷王夢帝賚良弼亦因思成夢旁求不過謂求賢說築傅巖之野惟肖不過謂得賢史筆稍藉神道設教鋪張之何必執其詞以爲說

或曰人之夢遊不異人之魂遊人之於夢一小輪迴也如必謂夢爲無憑則輪迴之說皆不足言矣然羊叔子得前世之金鐶顧非熊誦前生之玉笈且李仙借屍復活皆能記憶前事其說何如況

如前朝民婦司牡丹爲夫蹴死借其鄰男袁馬頭屍復活若果虛誣焉能載入正史余曰人之神麗於血肉之軀軀亡而神滅人之記憶亦麗於血肉之軀軀亡而記憶同亡故齊次風墮馬傷腦即前記盡失何況死乎夫好奇好怪者人有同情而不揣其端不訊其末者又人之通病咸謂軀殼已捐一靈尙在神魂所之得記前因古今竟成一律欲辯之而不勝辯也老夫耄矣不能與君到阮瞻家讀無鬼論

林屋洞

滇黔川廣多山亦多山洞類可深入若江南山固不多有洞亦難深入惟太湖中洞庭西山鎭下之林屋洞至深可入者數百丈初

入洞口寬宏如大厦滴水亦漬泥甚滑寸步難行尙不知內洞所在惟向內稍從右匍匐蛇行得內洞如在人口之入於喉若少左與兩旁之洞皆悞也洞中上下四旁皆玲瓏湖石是上古地水出入衝成從內洞深入洞忽大忽小忽起忽伏須處處識之毋使欲出而迷洞口微有氣出知其中不蘊死氣不然不可輕入也然須於冬季天晴水枯時入爲便余屢至皆在春夏故未一入此山一阜峙湖邊與內疊嶂不相屬洞雖深其曲折只在一阜中深入者至隔凡兩字處則不易再入謂其內必仙境也但是處安知不切近外包土面儳鑿開一穴外透天光則仙境安在人之愚往往如是更有言洞在湖底之下并聞波浪之聲則其愚更不可問矣洞

口石上刊曰天下第九洞天又有碑記姑錄之備查

林屋洞在西洞庭山道書稱第九洞天俗謂之龍洞是也舊傳洞中五門一通王屋一通峩嵋一接羅浮一連岱嶽葢寰中七十二洞原自洞洞相通乃地脈聯絡山澤通氣之處非人所能測也又云洞外三門一名雨洞一名暘谷一名丙洞今有暘谷丙洞而無雨洞第暘谷丙洞門小不能容人遊自西洞門入意即所謂雨洞也門雖有三統名之曰林屋洞而已洞初入甚偪側後漸寬廠中深九丈橫濶七丈高可五六尺上結石葢中雜禽魚鼓磬等形下盡泥沙旁有石磴可坐愈進愈狹門亦漸低遊人秉燭而入僅可蛇行匍匐約數十步中開仍復高起及由

此而進又有洞門東往寬而復狹狹而復寬凡六七起伏乃抵隔凡石焉初入自西而東再入則轉而南復由南而北故初入所執之火外不能見及從南轉北則燈光隱隱射出迨由東北而轉西北火又不見惟聞鐘磬之音蓋此處乃石鐘所在遊人拾石擊之其聲淸越以長洞中石室銀牀金庭玉柱不一而足正不獨石鐘爲然也自初至此境凡數易至隔凡石已極約六七里許欲求向所謂靈威丈人得禹書之處已杳不可得更安所謂五門耶豈昔開而今閉與抑前人之說未可盡信與春夏地溼而多乳珠秋冬則否故遊者以秋冬爲宜然每入必汗下如雨爲洞深而氣暖也至洞外之石多靑洞中之石多白所生

伏翼亦盡白色者特以未見風日之故耳竊思桃源古洞記者不過云初入甚狹後忽開朗從無所謂匍匐而入者今乃曲折幽邃若此則由此而推隔凡之外想亦不過如是更爲深潭亦未可知此靈威丈人再入時所以但聞水聲潺湲而返嘗考宋淳熙乙未吳郡苦旱醮祭不效適有寓客林自少奉道有起龍致雨符其應如響趙別駕具詞懇林林爲具牘檄告水府令往林屋洞投之比反郡雨隨至其爲龍窟也信矣余曩遊此愧未能深入今太守能詩而好古爰遣人探得其實而命思集誌之如此蓋皆得之目擊並非傳自耳聞也是爲記

持授江南蘇松常等處太湖水利分府陞任四川保寧太守德

福鑒定　太湖司李程思樂記并書　角頭分司陳作梅監督

立　大清嘉慶三年歲次戊午仲春月穀旦立

大旱

二百年來屢逢大旱如順治九年康熙十八年二十年三十二年四十六年六十年雍正二年乾隆三十三年載於本邑志乘均不知其詳余惟即目擊者言之

乾隆五十年自春及夏河流已小刈麥後雨澤更少五月底六月初墅人徧張紙旗畫龍祈雨米價始不過二千餘文一石麰麥七八百文一石望雨不得倏忽騰貴七月石米至六千餘文麰麥三千餘文產米之鄉高區全荒低區往年易沒者轉稔然此十不及

一也棉花乏資本者無收有資本者收不薄畝百餘觔惟核重絮少往歲花二觔十二兩得絮一觔是歲花三觔半始得絮一觔凡旱年棉花戽水澆者後必生蛀而壞是歲澆者倍收　夏秋之交河流四涸井底並乾余家茶水所賴東涇潭至深擔水以濟墅人日用遠出求水先君爲此請開貴涇自余家宅前起至老徐墅止雙浜自婁家橋與貴涇分支繞北而南與貴涇合又過張墅而南入白茆兩塘是冬動工開浚張吳周三墅至今尚賴其利　縣城外東湖卽崑承湖西湖卽尙湖又名山前湖水落過半無量碑見此碑倒臥湖中非大旱不能見見必成災不辨糧俗稱無糧碑

嘉慶十九年夏旱高區稻全荒低區偶有熟者與前情景畧相似米價每石至五千餘文麵麥三千餘文　旱久地生毛城鄉皆同

必在衆人往來之所牆坼石罅埜埜停立拔取細視色青黃與犬身之毛莫辨眞假　余高鄉多小港平時行路必循橋壩時水澤皆涸行路各隨所向取徑路直過　自縣城出大東門水路十四里呂里村五里蘇家尖十二里董浜新墅河素深濶又六里老徐墅河路已小又十二里至張墅河素淺狹夏水較大則舟行礙橋冬水稍落則舟重礙淺今逢大旱河等溝渠老徐墅東稍尤淺狹空船且不能過小舟自城來至此難行則艄後插一篙入水舟人又立河中以兩股與篙共攔一蘆蓆使舟前流來之水壅而稍高待片刻可高一二寸則推舟疾行而過時張吳周歸橫塘五墅若有貨物須過此落船自城回須過鎖瀾橋落船　自縣城出南門

水路七十里至蘇州齊門河皆深闊惟將至齊門在陸墓一段墅長三里河甚狹有淺數處舟不能過當地無賴伴助拖拔過一淺使進退兩難則索詐重價爲行旅患　後至八月下旬各鄉戽水皆停通海各港潮水內灌河路乃通至九月天雨亦相濟矣　余於六月下旬坐小舟至縣南門外時尚未曉缺月在天因暑出坐舟首知河中水熱取視如湯時已越宿舟上蓆棚與河旁石岸一切無不涼透河底三四寸之水淸淺汩汩流向東西兩湖不應尙熱故識其異

大水

歷稽遇大水者順治八年康熙四年九年與十七十九四十一四

十七五十四等年雍正元年四年十年雖皆可考均不知其詳乾隆三十四年四十二年水亦大而不至太甚余惟目擊其甚者誌之

嘉慶九年五月雨大且多任陽李墅爲本境最低區先已沉浸報荒其餘半低之處民多竭力築圍岸擬黃淮之隄厚田水出外以存稻苗河水壅高二三尺其勢可危戒往來之船不得近隄搖蕩時雖不免於荒而冀倖保全者尚不少也六月初四晴霽後衆情已安不意十三夜風雨又大作遠近圍岸盡決於是全荒　常境西高鄉皆種稻是歲全熟昭境東高鄉棉花始長二三寸傷雨葉脫盡農夫一望喪氣後得滋長佳者獲半收次春烙秤二十觔花價

每擔至錢十一千與乾隆五十九年同貴
道光三年大水較前更高一尺一切被災情狀更甚於前舟往縣城者東高鄉過董浜新墅四里至鸛嶺裏郎一望汪洋不辨涯涘惟向虞山搖櫓而已　低鄉民居水中一百餘日（前災不過五十餘日）積薪之上多掛巨蛇沉竈產蛙一時炊爨盡用行竈黃沙鍋價增數倍　鄉民豢養新雞尚未及觔素無賣理因大雨不已人無生計何暇飼雞街頭價賤相與買而烹之余欲下箸不覺惻然爲之縮手焉　余張墅附近五月十八九等日水入人居或及於尺一兩日郎退惟橋壩低田日久以災漸出若低鄉各鎮與縣城各門外附郭墅廛及城內低處如蕭家廊下一帶人居皆遭久浸　高鄉豆

苗御麥(玉蜀黍)水淺卽死棉花在低田者被水沒頭浸一晝夜透出後水再上又浸一晝夜透出不死然不花矣復何用乎高田水未沒者棉花亦已重傷往歲立秋後六七日已有新棉花是歲黃花且無有蓋自開黃花結鈴以至開棉花須歷四十餘日爲時太晚共知有秋無望然至七月下旬其較優者十居二三似尙存五分歲收乃又遭陰雨爛壞故祇得二一分歲收矣　高鄉棉花黃豆沒壞者農家或又努力改種晚稻不意三伏無暑稻稞不發枉費血本愈覺傷心　高鄉竹園半壞於水故次年春笋貴樹木則桂花桃杏香椿最易壞餘次之城中言子墓前相近有大松一本其地已久著名爲一棵松其松亦於是歲傷雨而槁　人赤足行水中

日久足皆腫爛　六月中天巳大晴而赤日中忽忽細雨余家稍收租麥苦不能曬出小黑蟲（俗稱蛘子是也）甚多囤中有聲如沸殊難爲情至七月乃得曬乾風車揚出空麥百石中究不過二三石　五月二十夜張墅一帶高鄉水最大低鄉及城尚小一尺餘七月初九等日低鄉及城中比前更大而張墅等處不及前一尺其理亦奇八月中余家人有至寨角呂家見其廳尚有水數寸也　本府領公騰伊勘荒至白茆新墅入一廟見災黎避水在廟者所攜之食無非御麥子番瓜豆粞米糠等物公一一嘗之曰番瓜猶可下咽糠不堪矣急返郡立辦撫恤一賑哀鴻嗷嗷於今尚懷其惠牛乏草喂每頭僅值洋錢四圓領公力辦撫恤之後又請於上官

令蘇城善局設法開當牛局次年許以原本取贖救災恤民中又曲體物情如是　菱藕諸蕩盡後中秋余買得熟菱一升錢五十六文亦倍價也且不可多得冬來各店家包裹諸物應用荷葉者純以粗紙代之　稻柴自六月即貴張墅每擔錢三百文及冬每擔至錢四百文　九月湖州筆客來詢之云伊地稻苗十僅存一桑亦多壞善連鎮人家水亦數寸魚池所蓄無不逃空　窮黎無生計一意求魚猶幸水大魚多自九月而後城墅街衢賣魚蝦者提籃接踵過魚二十餘文一觔細蝦至二三文一觔　秋冬野鴨羣飛暮來災區曉歸海上多如蜂擁蟻集聲如疾風猛雨土人呼爲荒鳥而實皆野鴨中名鐵扇一種是也　是冬及春米貴石不

過錢四千二三百非民情本如是全賴官長廉明上臺仁德時少穆林公以臬兼藩力主荒政上而督撫依其議下而各屬遵其制游關米過不納稅不停留自八月至十月底外來之米過關已六十二萬又幸江西湖廣豐足商販不竭又重幸准荒八九分百姓應完銀米一概蠲緩易曰損上益下其道大光次年春常邑尊李公貧至典衣罄盡昭邑尊臧公去官衆百姓爲上保赤心誠匾額詩曰樂只君子民之父母可爲各在位咏也

大疫

自古癘疫之興其症多前所未有人死每至十二三而所行之地遠不過數百里從無延及各省者惟道光元年夏秋疫作我邑常

昭忽甚於彼忽甚於此至九月少殺十月乃已名䗯蛛瘟死者實不及十之一病者則多而傳聞已甚一時竟視爲酆都地獄其症腹痛筋收氣塞洩瀉嘔吐五者或並見而分輕重或專見一二症凡染此病者類無六脈其死不過一兩日不死卽瘥偶有病至十數日死者其洩瀉一如無肛門收束薄糞直下色白畧同米湯洩兩日雖肥人必瘦筋收則四肢拘攣手足各指倩人扯拔如不勝死則膀肚肉欠過腿彎手臂肉欠過腋下肋骨條條蹶起周身之肉不知消歸何所邑尊劉出百金合藥普濟邑中好善君子在在施藥城內外莫甚於六月中下旬南門壇上一日而死數十人比戶喪牌攢軋懸掛　次年夏疫又作在城不若去年之甚鄉間則

過之余張墅自五月十七八日至六月初疫頗重如常行走之人倏忽報斃余宅上下人口損傷亦多宅後附近農家尤甚季龍生一家四口龍生先死於牀其婦亦病不能起號鄰佑則皆懼染莫之應旋婦亦死女十歲亦死男孩僅一朞無與憐顧不日亦死慘之至矣其鄰某因疫甚恐怖竟至自經　後知此疫傳染甚遠南自杭以至閩廣西自金陵以至江西兩湖北自山東以至直隸竟無地不然也

兩年來論是疫者不一其說治是病者亦不一其方余以爲常年夏月人之傷暑者當時即病則一腑發熱至秋兼感新涼則成寒少熱多之瘧自疫一行諸病絕不復見意疫乃傷暑內陷

也其洩瀉則病必在脾腹痛筋收則病必在肝氣塞則病必在肺幸而發渴則病必由胃腑過也急與飲冷則病立解若神昏則病已及心胞危矣然歷觀時疫之興必甚於儔人廣衆往來之地罕至人家深庭內院故養靜者不及也

陳氏災祆

縣城北水門外陳氏兄弟二人開棉花行兄某無子妾生一女十餘歲其弟娶妻未久與兄分居後堂辰嘉慶十八年九月行務正忙內外皆黎明起身一日某妻出房門見壁上有光意初日所照轉面見堂前地上有物如水銀傾瀉盤旋不定其光上耀驚而呼衆則其物如向對面房門一瀉而沓比鄰早起者咸見空中有光

墮入陳家即俗稱落災殃是也共以爲不祥陳延道流建醮至冬又輸棉襖四十件濟貧力行善事以冀消弭次年春某忽妻妾不和忽不告而出四覓無踪嗣有在杭州天竺進香回者言某在靈隱爲僧妻妾央某好友同往覓之友爲言家事賴誰支持安可子身以圖清淨某意動偕至舟既行乃告以妻妾亦在後舟某云既至此何不令伊等一遊勝地友恐其意變徑與俱歸留髮仍理家事而其弟夫婦即於四五月相繼亡至秋冬有周姓死周妾與嫡子爭隱匿之項訟涉於陳某受訟累十一月官事緊迫是早某坐門口氣結填胸刎頸倒地竟不可救時昭邑尊宋公楠臺樹基任事此案至府完結陳氏一歲中慘遭家變如此

後某女嫁於郡中道光元年夏回家省母夜飯後感舊事之慘傷悼家業之零落因善洋琴聊打一通懷然淚下其夜夢同陵中奇痛次日即死前記蛣蛛瘟怪症實由此始也

詩人知遇

仲昰保字羹梅邑布衣所居邑之東曰翰村因自號翰村爲幼學詩於馮竇伯未知名家貧授徒自給時青州趙飴山宮贊執信罷官家居詩名盛海內平生少所許可獨心折吾虞馮氏之學嘗遊虞禁私淑門人剌於鈍吟馮公墓因與馮氏交見翰村詩擊節歎賞謂絕似唐羅昭諫康熙庚子秋挈翰北歸館之別墅課其諸孫羣從輩二十餘年病歿其子南儔奔喪力不能奉柩南還遂葬於

博山城南峩嶺之陽宮贊爲立碑曰　清常熟詩人仲翰村之墓從其志也未踰月宮贊亦卒南雋以父手訂翰村詩鈔一編托趙氏代爲之梓宮贊季子在軒念慨諾之南雋既歸音耗久絕乾隆三十六年夏有趙公覲山東博山人以大挑舉人署昭文事下車後訪知諸生仲硯園之諾爲仲氏長人品端方卽邀至署晝覩卽宮贊孫幼受業於翰村者出翰村詩板付之知翰村後貧窘以百金爲硯園存恤之夫翰村一詩人耳宮贊乃當世名人不遠千里而私淑馮氏因契翰村至其文孫作宰詩板來歸恤及後嗣交情緣法均爲世之所希爲述其顚末如此

南山人

余鄉雖近海濱民皆安居樂業惟明代有倭寇沿海沿江頻遭蹂躪然倭亦有爲本地人所誅殛者今河旁路畔每有無著之土堆相傳爲倭子墩也

本朝倭不復至惟康熙二十年以前稍有臺匪之擾臺灣在大海之南本地名其匪曰南山人每歲夏秋東北風緊居民必豎心探聽一聞南山人至立即盡室以行其至也數十舟泊海灘羣焉登岸執沿海土人爲導就沿海數十里中先入富家繼及小戶刦取布帛菽粟銀錢等物即押土人擔送至舟迨官兵至而賊衆已去遠矣　我張墅王氏之族最繁盛墅東一里爲王寶宣宅家素封曾於夜半忽聞賊至一家倉皇盡走有塾師某臥書室忘與告警

賊至以爲即實宜也逼言藏物（時屢受賊擾咸將珍貴之物潛藏僻處）褫衣以火爍之又舁去一二里拋蘆叢中次日尋得已幾斃矣　曾有一次南山人上岸里中有膽智者率衆各持一大竹帚（俗稱江北埽帚）纏以敗絮破衣取道油車潤以油至海灘然火盡焚賊舟次日賊盡擒獲自後賊至又留賊守其舟矣後康熙二十二年臺匪既平而海疆從此無事

訛言海盜

乾隆四十五年五月初七日薄暮東周墅（西去十里另有西周墅）有好事者（劉氏僕赫隆伙居道士徐裕祿）自海上歸行塘背遥聞海中鑼砲聲是巡船捉拿私販鹽匪也相與指顧故作驚異一路狂奔高喊海賊至矣聞者

駭愕然在周墅不聞再有流言旋卽鎭定不意此信傳出周墅三里至余張墅則居民並信爲眞輾轉相告從而甚之余家去墅僅半里立門口一聽墅上人聲如沸男女啼哭扶老攜幼徑出南街擁塞而行雖素有膽者至此亦無不色變一路閙警偏而南出張墅歸墅支塘白茆新墅以至城偏而西由老吳墅西三里另有小吳墅老徐墅董浜新墅蘇家尖嶴里村以至城六門爲之戒嚴次日福山遊擊統兵至近城乃知是妄而回　初昏時余家聞警上下皆惶怖莫措遣人向北探聽惴惴行不一里卽聞道路之言而返云某人某人已被害某家某家已被掠並信爲實鄰里相識之人多至余家定行止先父勸且暫止出酒十餘罈分飲以壯其膽一時四下

人皆走空至半夜四無聲息漸知是訛共相慶慰　張墅人居及鋪戶百餘家并在鄉農戶俱捨家行次日歸視各家皆無失物情事然是夜或墮於水或仆於路男婦老幼死傷不少

自臺匪既平之後余鄉人安其居樂其業百有餘年矣以云冠盜之害刦掠之擾史册所載不知果有其事否乃風影訛傳而舉鄉震動若此人苟不逢患難焉知安樂之足慶乎

長夏閒談

歲逢炎夏與二三知己盤桓多伸微論或謂賢子孫從陰騭中來又謂人之善必由於心地之明人之不善必由於心地之昏昏則嗜欲混行至於陰騭傷因果見災晦斯集甚至子孫滅絕更或不

知命而弄及鬼神幻使福移而早禍移而遲則陰騭之喪愈顯矣余為之深長思焉
此可知人之明慧天佑之也人之恬憺天保之也人之和平天與之也人之乖僻驕矜縱恣天棄之也
此可知人之子孫隆盛必有所本至於絕後原非細故又可知子孫不肖陰騭必先有所傷若至大不肖天原不作他有子孫
此可知人之入於妖妄固然是命中不祥然若能守其正則其不祥必較輕應可待晦過運來
此可知人之福可折而少亦必可增而多能修陰騭非徒勞也
此可知人之福早享有晦則晚享必較優爭奪不如推遜明矣

此可知人能知命必能安分一切不安分者當共悉其徒勞也此可知人雖不善而無果報者福命厚也然使福厚而能更修其陰騭則其福又何窮乎

勸善當知達權

勸善之書多矣苟不惕以因果報應之說亦不過訓以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義婦順之言無他說也余以爲子之事親自無二道然無犯有隱亦宜權之以智若父之用慈尤須權度也至兄弟夫婦更不待言果能安常處順誰謂不當如所勸者如必執其理以勸天下則舜放象周公誅管蔡晏嬰御人之妻請去太公覆水之婦難收胡不一一勸之也

埋兒必非孝道

古之以孝行傳者不知凡幾其事皆可敬而不必皆可法也至若郭巨埋兒人世應無此理夫老人愛孫而分以甘旨至樂之事也以埋之爲事親之道可乎或曰末俗之偷厚於慈而薄於孝郭巨賢者過之也余曰不然古今來風俗雖有時較優有時較劣而人心終不異也郭巨是何心哉若賢者矯枉過正亦須情理上講得去方可暫一爲之吾意埋兒一事全出附會無疑也

少言戒模棱

生人貴直道但言毋太盡桓沖實東晉賢豪具識時務謝安任其姪致勝實徼倖耳沖祇以言之不留餘地至慚忿而卒晉先軫怒

縱孟明實負忠勇之氣祇以不顧而唾自覺無禮至慚憾而死於敵詩戒斯言之玷有先見也不料後人因此啟模棱之弊遇事一無可否全失三代之直是又讀詩之罪人也

定命如路

人事定於命如由路然有橋當過有灣須轉所必遵也若由正由徑行險行易惟人自擇

又人之入世如倒騎驢走已過者歷歷在目而後來者雖近不見但所過皆坦蕩知後來未必即逢險隘所過皆桃柳知後來未必即逢霜雪然康莊亦有溝洫春夏亦多風雨君子知機尚小心惴惴若所過已不順後路定必多艱可恣肆乎

荒疫相因

荒而後疫如乾隆二十年道殣相望次年春大疫流行常人倏忽倒斃即未遭飢凍者亦不盡免也疫而後荒如道光元二兩年蛛瘟又名欠筋痧甚盛而三年大水古今罕有也且從此二十年來歲無大稔而此疫亦終不斷絕窮簷蔀屋時或夜見也蓋荒與疫同爲陰陽愆伏先荒後疫爲順先疫後荒爲逆也

大工大役之興與當地陰陽相衝犯毋足以致荒疫

伐蛟

蛟乃自古所有數十年來每夏秋水發必傳聞徽州出蛟浙地出蛟千百里外事遠難徵信惟道光十四年寒山出蛟後余曾往見

其遺跡蛟出在七月二十四夜余張墅東北皆海相去僅六七里先於二十三日薄暮聞東北有聲如沸在海上則大霧迷空咸聞聲在空中衆稱爲海愁次日大雨西南風狂一晝夜意寒山實在西南方百餘里故天風自彼來也二十五日處處水溢比道光三年尤甚幸退較速耳此水不從海入而其聲先應於海亦足誌異

前浙閩總督孫公爾準有伐蛟法錄之備考

一徵驗之法蛟似蛇而細足細頸有白嬰本龍屬也其孕而成形率在陵谷閒乃雉與蛇當春而交精淪於地聞雷則入地成卵漸次下達於泉積數十年氣候已足卵大如輪其地冬雪不存夏苗不長鳥雀不集土色赤而有氣朝黃而夕黑星夜視之色

與氣亦漸顯未起三月前遠聞如秋蟬鳴悶在手中或如醉人聲此時蛟能動不能飛可以掘得及漸起離地面三尺許聲響漸大不過數日候雷雨而即出山居民人務宜留心察驗如有蹤跡協同保鄰掘挖有挖得報官者當堂賞銀十兩

一攻治之法蛟之出多在夏末秋初善識者先於冬雪時視其地圍圓不存冬雪又素無草木復於未起時二三月春夏之交觀地之色與氣掘至三五尺其卵即得大如甕預以不潔之物或雞毛與犬血鎮之乃以利刃剖其卵其害即絕又聞蛟畏金鼓聲及火山中久雨夜立高竿掛一燈可以避蛟夏月田間令農人鳴金鼓則蛟不起即起作波亦不為大患以上諸說皆得之

經歷故老鑿鑿有據者也若交夏令不能驗地只可用前法聽聲於所居山麓豎高竿懸燈鳴金鼓此皆便而易行者也

雨異

余年方十三歲五月某日午後天雨濇於鋼盛於桶色稍紅與屋積紅塵不異

嘉慶二十三年八月初六日申刻大雨傾盆田野之水溝壑不及泄湧而入人室居屋上建瓴不及瀉棟宇四漏大雨歲所恒有至於若是余生特見一次

後於壬午冬某夜天雨之水各家皆稱有羊羶氣

奇寒

嘉慶元年正月初八夜已在立春後十餘日大雪次早寒風刮面迥異尋常其雪因冷而滑著一切隙縫隨風而過門窗向北者雪由縫入屋面上瓦下磚重疊遮蓋而是夜之雪靡不下漏室中桌凳面上積厚一二分若樓屋又隔樓板苟有小隙雪尚能過往常積雪風過不揚是日雖深庭小衖所積之雪不異草灰麥麪隨風而飛麥苗在田大半凍死田背向陽一面稍有存者後獲倍收樹木石榴枇杷桃樹多死橙橘香櫞金柑絕種是年冬無橙橘可知浙閩之樹亦並凍壞事至變常不可信南方必無嚴寒也至次年冬，瑞城各青菓店偏覩只見兩橘以後乃漸如舊

橘性畏寒比橙與香櫞尤甚蘇屬自常瑞至光福銅坑一帶冬，來

處處皆須保護若洞庭兩山僅隔湖面數十里橘樹萬千從不困冬保護意地勢稍南冬寒稍差也獨是年無不凍壞

大雪

余鄉地非苦寒冬來凍斷河路不過一二次雪不過二三次其積而一望皓然者不過三五日獨道光十二年冬以及於次年春雪凡十數次積而不化至五十餘日亦稱罕觀

彩虹

道光七年九月初六日未申刻日暈有重疊彩虹或在日上或在日下或在兩旁又另有黑暈白暈倏忽更變故前後所見各各不同凡歷一時之久未知他方所見亦若是否又是年十月十三日

未時見日生兩珥稍低於日從日並行其色紅黃碧綠白氣貫之是日崑山科考生童無不共覩常昭爲崑鄰邑所見畧同
十三年十二月十六日未申刻日生珥如紅雲兩小塊離日丈許日上近天頂另有彩虹一小彎弓背向日又是月二十四日午時有白氣一圈東西南北團圞環轉與日同高近日則缺不得云貫白氣畧有彩色或近於虹而日上下又另有虹兩彎如暈
十七年七月十七夜月上東方光甚皎潔對面西天有雲雨氣中有虹一彎與月相對色與月同久之乃滅

溼氣朦空

天宇澄淸則日月之光朗故洋中鹹水下澄上無塵滓晝日可遠

望夜月亦至明若陰雨太甚長空爲溼氣所朦不獨上記彩虹日珥也即二曜光彩亦必較差故道光十一年大水七月中旬日光所照視之若菉豆色入夜天無纖雲月出正圓照物無影至十月二十六夜適同諸親友會飲時天亦晴霽立庭中四望在天但見落落大星一切微細小星俱不覩也

遊絲四墮

往常春日亦偶有遊絲飛墮惟道光十一年九月二十一日未申刻常昭城晴日中遊絲從空四墮縣東街迎恩橋一帶尤多著於樹木屋角飄飄若旗幟余戲捉之包於紙少時啟視已粘著可知墮下時尚溼也

江河氾濫

道光十一年各省大水長江所經無不氾溢上流湖北江西莫知其詳若金陵城中行舟入市低處居民幾為魚鼈八月鄉試之期奏改九月百年來未有事也赴試者舟過新開河北岸外即貢院號前開此河以避其險也見所撈棺木堆積隄邊者無數目不忍覩至金陵居停之家水痕在壁當時有門神洗足之語　海門崇明半海裹帶各沙於七月二十七八等日風捲東北海中鹹潮淹沒人死者海門以千計官出徧勘各捲蘆蕿埋之半海等沙人死不勝收埋沙田最宜棉花草少易治故田價亦昂貴今浸鹹潮多慮下年不可復種余鄉海邊高浦等處八月初潮因風順逐過浮屍不少

黃河同時亦漲洪澤湖高家堰坍人死愈衆難民來蘇常者官設留養局暫令淹留其中非盡貧民女子㑹懷珠玉臂纏金銀男子或亦有功名者避水借衆南流問之淚涔涔下然本地亦苦歲荒故未久又他去

歲收屢歉

自道光十年歲歉後次年各省大水本地大雨傷棉梅花連歲至淸明始開亦草木因雨失其本性之驗米麥騰貴米石錢四千四五百文麥石錢三千五百文民間紗布無息張墅遠近風景蕭條十二年春乞丐滿路民皆食豆餅御麥子且有精米糠豆查延命者是歲秋收中等而窮民積困莫慰至十三年春哀鴻在在滋事各鄉大戶議設粥濟

之人情稍定不意是歲秋成又大歉民情愈慌撫院少穆林公進
開白茆以工代賑鄰邑亦各設法濟貧十四年春稍藉工事過去
豈料秋收又大歉民艱真有難盡述者向來小康小裕之家莫不
室磬懸罄迨十五十六兩年紗布有息歲稱小稔米麥之價漸平
民情乃定然原氣大傷不易復舊至今貧民談及往事猶泣下霑
襟也

大有年

余鄉自海至堈身二十餘里稱東高鄉溯雍正以前鄉農所種豆
多於棉租額畝麥三斗豆七斗麥以額償豆從七八九折照豐歉
以定其數時種棉十僅四五蓋黃霉削草必資人多曩時人較少

也自後生齒日蕃故種棉漸多於豆乾隆三十年後秋租折價各業書數於壁豆皆不照墅價約剖歲收以定租數而各佃立寫租札則仍依舊規三麥七豆亦有二五麥六五豆及二麥六豆曾有抄案田當官照租簿收租佃大苦焉

棉花自四月始種以迄七八月收成皆喜晴和而惡陰寒喜小旱而惡多雨苟適其宜則草易削苗易長花盤易生鈴子易結更無狂風搖撼之傷則花開力足奚慮歲不豐收然力田匪易余屢見始種初萌即遇東北寒風而凍死者半既萌稍長遇黃梅多雨而草荒者半及苗已長或傷雨而苗多無實或因涼而苗盡癡羅（癡羅從俗稱謂葉青厚而無實也）即結實已多或遭狂風及雨而絮中霉或遭陰雨

連綿而實多爛皆所常有大約十年中必有一二年大歉六七年中收一二年大豐就豐歲計之如乾隆己亥庚子癸卯己酉嘉慶丁巳乙丑己巳庚午辛未戊寅己卯庚辰道光辛巳壬午戊子己丑等年均稱樂歲而其中尤豐者莫如乾隆四十五年庚子余家後畈三畝收花九百觔前邸中有棉一棵獨結一百四十七鈴詫爲異事一鄉類如是也又嘉慶二十三年戊寅黃梅小旱削草省工以後雨暘調適悉合人意八月初棉花大開田中捉取甫過而重開又白雖刁農頑佃亦不能不自詡其苗之碩特不勝捉取耳初六日大雨貨棄於地次日又大雨衆束手歎初八日大晴衆收泥汚之花攤曬田中乏人捉取頓加工價至六七文錢一觔再供酒食

各家幼童小婢盡受邀喚入田余鄰嘗於一日閒每畝收花六十觔往歲捉花每觔給錢四文立高原一呼男婦老幼四集時豈人少實花多不勝捉也常年畝得花百觔為上是年則猶目為下裝花需蒲包向不過四五十錢一對是歲至一百二三十文一對八九十歲老農皆云罕覯次年棉亦相亞而稻豆大差矣

棉花之始

棉有草木二種皆出海外其見於記載者大抵皆木棉也張勃吳錄云交趾有木棉樹高丈餘王語溪云一名斑枝花又泊宅編云閩廣多木棉名吉貝織為布是卽白氎然今吳地所種皆草棉非木棉也按爾雅釋名及孔叢子廣服篇皆云麻紵葛謂之布又鹽

鐵論曰古者庶人耆老而後衣絲其餘則麻枲而已故命曰布衣可見麻與紵葛三者之外古者別無所爲布也但紵葛或專用之於夏而麻則兼用之於冬耳孔博士論語緼袍註云緼枲著也邢疏謂雜用枲麻以著袍也蓋貧者不能具絲絮故擣麻使熟著之於袍也夫以麻爲衣則不能禦寒以麻著袍則不能生暖古人五十始衰而後則必衣帛職是故耳攷草棉之始松江府東五十里有地曰烏泥涇高仰不宜五穀元至正間偶傳草棉之種植之頗茂有老嫗名黃道婆自崖州來以廣中治木棉之法教當地軋彈紡織久之三百里內外悉習其事今余鄉棉之爲用甚普老少貴賤莫不賴之其衣被天下功始有過蠶桑又孰能知開自黃道婆

一老婦也近於道光十年上海縣紳士請准立祠列入祀典

棉花圖

敬錄直隸總督方公觀承恭呈棉花圖

聖祖仁皇帝御製木棉賦并序木棉之爲利於人溥矣衣被禦寒實有賴焉夫既紡以爲布復擘以爲絖卒歲之謀出之隴畝功不在五穀下嘗稽之載籍島夷卉服注以爲吉貝即其種也然止以充遠方之貢而未嘗偏植於中土故周禮婦功惟治絲枲唐徵庸調但及絲麻至木棉之種後世由外番始入於關陝閩粵今則遠邇貴賤咸資其利而昔人篇什罕有及之者故爲之賦曰

攷吉貝之佳種披亞索以窮源道伽毗而遠來由秦粵而行番倣

崖州之紡織製七襄而無痕倣宋人之㴰澼比八綿而同溫先麥秋而播種薺壺棗而登原宿黃雲於萬瑩曝白雪於千村落秋實於露晞軋機柚於星昏暝佐耆年之帛陽回寒女之門幸卒歲之可娛乃民力之普存若應鍾之司律正薦寒之中人月照牛衣之夜霜侵葛屨之辰家挾千箱之纊路絕百結之鶉曝茅簷而歌愛日賽田祖而洽比鄰謝履絲之靡麗免于貉之艱辛故夫八口之家九土之坻無沍寒之膚裂罕疾風之條鳴時和年豐火耨水耕歲落三鍾之棉場登百畝之秔同彼婦子樂此太平奚羨纂組之巧與夫縞紵之輕慨風詩之未錄省方問俗將補豳什而續授衣之經

教民紡織

同邑周公又溪礦於嘉慶十一年以捐職主簿發甘肅補丹噶爾主簿以軍功陞補高臺縣十九年蒞任其地西北接嘉峪關窮民多出口傭食婦女不知女紅夫主久不歸即呈請改適陋習相沿恬不爲怪公見土魯番棉花捆運入關者甚夥命工照我虞紡具製而試之果可爲無少異因招致年老婦女入署夫人親爲指授學習旣能各給紡具並棉斗觔爲資本又募四川機匠製機募江南善織者設局教男子織成布使轉售於他方創始時同僚咸笑爲迂公毅然行之不二年民皆踴躍奮興高臺布竟成一方土產民爲之謠曰高邑民人寡力田鶉衣百結實堪憐而今天賜神明

辛脫却羊毛盡著棉甘省天氣多寒而省城較暖道光元年公調
臯蘭知近省地土亦宜種棉乃運高臺棉子敎民播種亦敎以紡
織一如高臺凡岡阜磽确之地向種水菸者無不改種秋成果獲
倍利後種棉益廣河北一帶產布尤佳有能織印花斜紋者甘地
從未有紡織之利有之實自此始余照周公行述錄取因事有可
據故信而著之

憲頒早稻穫耘法

查湖南早稻名目不一有黃瓜早有糢黏早有滕穀早皆在六月
收割其田係以石計布種一斗豐年可收毛穀六石次可收穀四
五石不等每年於清明節前後二三日看天氣之寒暖於天暖日

用大木桶酌量將穀傾入桶內以水泡浸平穀三日之後將水去乾旋用稻草包蓋時刻探視如穀發芽用手輕輕撥勻倘芽穀發熱再當用水潑溼至種穀既浸天時忽寒則不必去水多泡一二日亦無妨礙俟芽種長有半寸即可下泥五日後自能見青對月當即分栽栽時七八根併為一叢每叢前後左右相離不過七寸蒔插到十八天後將腳輕輕於秧之周圍按踹兩次以後聽其揚花結實兩月即可成熟先於夏至禾在田時晚稻秧種已苗早稻既穫急將稻稿禾根翻入泥中接栽晚稻一切種法悉與早稻相同霜降後又可登熟矣 常熟縣練 昭文縣張 刊

前撫院少穆林公於水利大興之後憫當地屢逢荒歉故力辦

湖廣稻種遍發各屬恐其不諳樹藝之法令刊此並須具見愛民如子之至意余與老農商之據稱本地麥與稻歲亦兩收若種早稻麥必難種姑令照所刊試之素不習者究不能如法早稻僅穫石米晚者又次之聞江西湖廣用石灰糞田畝七十觔當地農民又不敢用酌將此穀仍種一熟勿廢麥秋俟有彼土農人來此商之

名廚佳製

閩廣多海錯其臭腥川陝多山珍其臭羶生乎其地安乎其食客至者不克同所嗜也若吳下烹飪著名已久自前明張江陵云自出都門至此始得一飽嗣後各省筵宴莫不治吳饌以樂嘉賓而

他方人士來吳亦從未有不悅吳中所嗜而轉思其地者矣雖余也同處鱘魚橘柚之鄉而起居儉嗇未暇問四簋八簋之味然君子慮乾餱之失德高年恃貳膳以養生大烹盛饌聖賢亦重口之於味究不可以不講也

從來重色者必求佳冶與知味者必講嘉殽事雖分屬而勢實相因乾隆間有某中丞好內廣置姬妾猶以爲溫柔鄉中尚無尤物由京赴浙道過金閶諒吳下必多殊色而徧選竟無當意聞虞山靈秀潛來咨訪亦猝不易得因以便服閒步城隍廟前見有婦攜女進香者其女麗質天成不言生媚中丞驚爲國色從者覘其旋入石梅尼庵爲訪知是邑東鄉張墅王姓女乳名伏父訓蒙爲學

究家係清貧應可貨取卽謀於尼尼善爲說合以成其事旋知女家亦係山西籍不無同姓之嫌然已定情待之有加禮而已及入淅署寵冠諸姬女本多才善心經通文翰偶繡句於幃幔曰色卽是空空是色要中丞對效蘇小妹三難新郎故事也中丞綴之同夢中語中丞曰胡不對卿須憐我我憐卿也中丞狂喜令並繡於幔（並見紀文達公消夏錄）自是寵竟專房焉春暮百花競放中丞喜人有花容花如人面開盛筵賞之諸姬稱美吳饌女獨無言詰之曰欲似我張墅毛廚所治恐未逮也中丞問其詳曰妾家住江鄉春初鮰美秋暮雞肥毛廚名榮字聚奎烹飪獨絕張墅與附近之梅林鎭重筵席者必致之近墅鄭氏有句曰鮰來張墅全無毒雞到梅林

別有香應可証也中丞奇之立將榮物色到浙榮一時名震西湖後中丞不久坐法榮歸名又重於鄉里切思與榮同事者不少其人多年習熟所治應無大異乃一經假手知味者必立辨爲非出榮手則榮之藝眞有不可及者後榮不久下世其姪孫毛觀大隨先君到滇藝遠不逮惟遺榮食譜一册流落余箱今檢出視之法製紛繁皆人所共知余欲著名廚之佳製翻閱全册無可著意姑將末後雜饌中數事錄之

茯苓雞用肥雞切塊每淨雞肉一觔配白茯苓（向藥店買）五錢同入湯罨加白酒醬油嫌淡酌加飛鹽又加葱薑宜神仙燒有別味

雞糊塗用肥雞入油鍋加酒及醬油稍加白糖燒使爛起去骨將

熟雞肉切塊連汁裝椀底另用生雞肉合肝雜切片入油鍋加酒醬油糖花炒又加入放好小占參與竹筍香菌熟南腿片一同炒好加膩起作椀面

鴨糊塗用鴨入湯文火燒爛去骨切塊又用筍與香菌熟南腿片共入原湯加膩盛椀面糝沙仁末

羊眼饌向熟羊肉店收取熟羊眼十數對剔去眼黑珠下鍋加白酒頭醬油糖花盛椀上加橘皮絲蒜花

羊脚饌冬月收鮮羊爪風乾至春夏用之煮使極爛去骨盛小椀澆以紅燒雞肉汁蒸令入味面糝沙仁末

凍羊膏盛夏用羊肉緊湯煮極爛盛鉢內悶井水中凍之立成羊

膏與冬月不異

湯鰻披鰻兩面皮連肉勿令帶骨切入鮮湯加薑汁佐以筍與香菌熟南腿片盛宜小椀

湯鯉用鯉魚肝煮爛換鮮湯加薑汁佐以糟鯉魚盛椀加葱椒

鳥骰用團米鳥或刺盃鷹爲上治淨入椀灌鮮湯加白酒頭醬油冰糖葱薑蒸使極爛

乾刺盃鷹於七月中買刺盃鷹治淨剖腹去腹中一切及喉管頭足炒飛鹽拌令周徧合椀中隔井水涼之越宿取視鹽花化成小珠者以指抹勻掛風燥處以竹絲撐其腹吹一日夜仍收椀中明日復掛吹之必乾以溼手巾揩去鹽味仍吹乾十數隻入

瓶灌茶油後頭勿使露久不壞油亦無傷至冬及春取用瀝去油每隻切四塊盛椀灌白酒蒸之爛其妙在汁酌加一切作饌佳或以汁調蛋蒸之加其肉於椀面亦佳

麪筋乾以生麪筋作條如筆管掛曬日中令乾收藏永不壞用之以清水浸一宿使透軟乃煮熟切兩半佐以香蕈筍片作湯人當飽啜肥甘之後嘗此愈覺清趣

八寶豆腐用好豆腐切不大不小之塊滚水撈之去泔水瀝乾另以鮮雞肉與肫切片同蝦肉入油鍋烹白酒加下一切或如竹筍松菌鮮蓮子木耳香菌熟南腿片之類酌加醬油糖花已熟乃以豆腐傾入同滚盛用然須各物共計一半而豆腐不及一

半必佳

附爊鍋方

肉菓二個　丁香一錢　肉桂一錢　白芷三錢　三奈一錢

右香料五味入紗袋黃酒十椀菜油三椀酌加飛鹽同入鍋爊以肥雞爲上一切山鳥皆佳燒滚即用文火熝忌爊猪羊牛肉與鴨一切物在鍋冷定不起雖暑月不即敗

附糖蹄方

黃酒十椀醬油五椀稍加白糖八角茴香不妨稍多鹽須少各宜量肉多寡酌用猪肉須擇嫩而薄皮無惡氣者方可用蘇城陸稿荐馳名四遠無他法也

才女歔欷

工部侍郎鄒公之三子榮儒就釋其妻內閣學士尹公之女集四書句成文一篇以示感傷

攻乎異端我丈夫也甚矣良人者所仰望而終身也今若此吾末如之何也已矣尹氏語人曰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三子者出非其道也索隱行怪吾弗爲之矣今女安則爲之父母俱存兄弟無故一樂也辟兄離母是誠何心哉宜爾室家樂爾妻帑二樂也出妻屏子是誠何心哉無父無君是禽獸也比而同之是亂天下也居仁由義君子人也子是之學亦爲不善變矣爲人子止於孝今之孝者不顧父母之養曾是以爲孝乎父母在不遠遊子好遊

乎舍正路而弗由是焉得爲大丈夫乎父作之子述之爲可繼也望望然去之孰謂鄒人之子知禮乎父爲大夫子爲士蓋有之矣欲潔其身而亂大倫而謂賢者爲之乎丈夫生而願爲之有室物之情也女子生而願爲之有家古之道也吾何爲獨不然攝齊升堂惡衣服吾不欲觀之矣摩頂放踵拔一毛民鮮能久矣往送之門哭泣之哀皆失聲而良人未之知也於戲朝得見於鄒君夕死可矣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已而已而盍歸乎來

兄弟爭產

道光八年江西翰林院編修某與六科給事中某以兄弟爭產上控督狀奉

宮保總督部堂蔣批鵰鳥呼雛慈烏反哺仁也蜂見花而聚衆鹿見草而呼羣義也鳴雁聚而成行雎鳩摯而有別禮也螻蟻閉塞而壅水蜘蛛結網而羅食智也雞非晨不鳴燕非社不至信也彼夫毛蟲蠢物尚有五常人爲萬物之靈豈無一得爾兄弟名仁而不克成仁名義而不知爲義以祖宗之小產傷手足之天良兄藏萬卷全無教弟之心弟掌六科竟有傷兄之意古云同田是富分貝爲貧當羞析荆之田氏宜學百忍之張公過勿憚改思之自明如必不悛按律究問

古刻可寶

粵東學使署有大榕根包石刻前使者翁蘇齋方綱於乾隆三十

一年蒞茲土凡粵中石刻摹搨殆徧而於在署之蹟反不及盡搜道光五年我邑翁公心存以持使節到彼尋榕根仙掌石并得米元章石刻凡六行計三十一字中缺二字照式錄之

九口石

碧海出蜃閣青空

起夏雲瑰奇口怪

石錯落動乾文

米黻

熙寧六年七月

翁公喜與茲石有緣作仙掌石新得米元章詩刻記節錄於左

石爲九曜之一橫臥池東老榕踞其上舊傳石背有米元章詩然不可尋矣蘇齋老人在粵八年著九曜石攷二卷附粵東金石畧後辯論最精獨以未見米詩爲憾余以道光乙酉來持使節乘池水方涸疏淤剔石凡蘇齋翁所得廿八種一一摹拓藏弆篋衍惟仙掌石向爲榕根所掩因竭力洗刷始得全文東規數尺截去芽櫱石骨旣呈畧辨字蹟濯而出之則元章五言絕句全首在焉雖碎裂剝泐而波磔分明向來搜訪金石家皆未著錄一旦快睹如獲珍奇蘇齋爲余大父行石殆與余家有緣也又按米題藥洲二字蘇齋悞連時仲公詡四行讀之定爲元祐元年近阮芸臺尚書新輯通志力辯其悞謂熙寧八年以前

在廣南入年以後寓跡江淮無復南來之理然未見此刻亦不能定其爲何年今是詩年月具存足資互證信乎古刻之可寶也用書其緣起以告後之君子且俾論列金石者得所依據焉

百一山房

孫文靖公士毅字補山杭州人與吾虞蘇園公去疾爲兒女姻親公登乾隆二十六年辛巳　恩科進士歸班後入仕至巡撫落職起用爲翰林院編修歷任兩廣四川江南總制而大拜强毅明敏多善政亦多軍功居官廉潔宦囊無多蓄金珠玉帛從不寶愛嘉慶元年六月卒於軍年七十有七遺表馳上
天子震悼賞銀五千兩治喪公長子與郎園公婿也早卒長孫均

恩襲伯爵迎公柩　予諡　賜祭葬飾終之典自來漢大臣所未有也柩抵原籍隨後有數木櫃舁之甚重及啓視皆美石也計數一百一塊均字古雲將此石位置一室顏其額曰百一山房此與晉代陸績仕歸載回廉石（在蘇城府學中）前後相同一時名人咸集題咏甚衆共欽名臣之雅度焉

公明於武畧乾隆五十三年爲兩廣總督春安南亂黎氏叩關告急公先以八千兵入其國轉戰而前八月大軍齊集至其國都隔一江有蔴橋公以水陸攻之一日三戰克之納黎氏入其都公本欲乘破竹之勢進擒禍首不謂黎氏聽間謂國都已復餘可坐致來歸毋煩　天討於是敗散者反得瓦全越十餘日

以象夜攻某鎮臺營營動及某提臺營營亦動遂及公營公知失策姑統兵而歸其國即稽顙來附願備南藩因援服而舍之之義未再勤兵於遠若以後征苗平藏武功尤昭著焉

翦髮辮

乾隆三十九年春遠近驚傳有翦髮辮事路上行人多被翦去辮稍一段四五寸自三吳以及淮揚直至山東直隸無處不然一時出門行走人皆慎爲之防而不免被翦當官嚴緝無蹤其始人心惶惑後見無他亦遂貼然凡三四月乃巳

後一二年又有翦雞毛之異人家雞宿於樓深夜忽聞如有攫之者起視則棲門半啓雞翅羽毛多被翦去其翦不甚齊似是鈌口

翦刀所翦者然常昭北戶均有是事凡一兩月乃已

余以爲是皆妖氣所致狐鬼肆其伎倆作此狡獪冀煽惑人心以致禍患幸　盛世正氣足以靖之故不久而影響潛消也

訛言選宮女

前人記載元順帝至元三年丁丑六月民間謠言朝廷將採童男女與韃靼爲奴婢且要其父母護送到北交割故自中原以至江南人家男女年十二三以上六禮全無率行婚配

明隆慶二年正月民間又訛言朝廷點選繡女四處驚惶杭城尤甚人家女子七八歲以上二十歲以下一時不及央媒擇配倉猝婚嫁鼓靡擁擠如搶奪官爲之禁則黑夜潛行惟恐天曉歌笑哭

泣之聲達旦千里鼎沸時適有貴官抵北關礮聲三震民愈慌曰朝使太監至矣幾至激變十三日上官榜示嚴禁不能止訛傳直至江西達於閩粵極於邊海愚民搖惑一至於是一富家僱錫工在家造錫器有女未配又不敢出門擇人夜半情迫急呼錫工起曰可成親也錫工熟睡被攪方蒙撓兩眼則堂前紅燭雙輝主人之女已豔粧待矣又一家黑夜送女往所約巷門關鎖不能啓倉惶間適一磨豆腐者早起見之不使啓鑰強要成親女父懼天明見是人年少曰亦得亦得即以女與之又有送女至婿家則已先有送女入正結花燭女父情迫曰吾女送君爲副室可也於是三人同拜焉又訛并選寡婦伴送入京於是孀居老少之婦亦皆從

人一民家母女二人嫁一家父子二人正相得又一婦守二十年已四十五六矣誓不再適有女亦二十餘歲未嫁至此不得已母女哭別各從其配先是元旦大風天地昏黑湖市新馬頭官船火起延岸上二十餘家官民船舫焚三百餘隻死四十餘人時童謠曰正月朔起亂頭風云云又有爲之歌曰大男小女不須愁富貴貧窮錯對頭云云

天啓元年民間訛傳朝廷命内臣選民間女子充宮娥一時亦多苟合不問良賤惟以得夫爲幸民間先有謠曰萬歷四十九女子賤如狗神宗於四十八年崩天啓元年是屈指四十九年也時有詩戲之曰一封丹詔未爲眞三杯淡酒便成親夜來明月樓頭望

惟有嫦娥不嫁人

自元至隆慶巳二百餘年若隆慶至天啓歷年未遠應可援前事爲鑒乃一經搖惑至於若是不可不志之爲戒

獅子

元時獅子畫家有圖其形者余見所畫之獅首大而圓似虎毛長四垂爪尾亦並似虎威勢雄猛無以過之小說記明嘉靖四十四年會試者有倩內相引至蟲蟻房看之見獅黃色酷似金毛狗尾端茸毛大如斗夷人名獅蠻者豢之獅居之阱渾鐵作柱復以鐵索二條繫其項左右鍊之命其放出則先將大鐵樁長可六七尺圍徑尺末有二大圈以樁釘入地中止餘二圈在上然後牽獅鐵

索出扣於上兩獅欵左右掣之不令動內相命戲綵毬盤取兩毬
至大如斗五色綫結成欒先自戲舞獅伏地注目若欲起而攫者
乃擲與獅以兩足捧之玩弄不置內相曰欲見噉物乎令從者取
一生犬來未至數十武犬即𠋫皐驚仆溲便俱下獅亦似有覺者
撤去毬作瞋視狀大吼一聲草木屋瓦皆震動欒稟曰活牲口至
前恐觸其怒因擲犬擲與獅舒兩足擎之吹氣一口犬毛散落如
秋風捲葉犬亦軟如敗絮類無骨者內相曰凡物見獅骨先自酥
故其食亦連骨不若虎之食獸必用舌餂去其毛而食亦存骨此
獅之所以食虎豹而君百獸也後不數年是獅死云獅糞即蘇合
香志之備查